

(清) 吴楚材 (清) 吴调侯 注
韩欣 整理

古文观止 汇评详注

使曰介社稷之靈，
將入館，將人鄭而館，鄭人
恐怖，詐以饗己也，使行人
之言不載，乃館于外，楚乃舍于
內，逆女一著可以逗也。以上
叙一事，略一詳，蓋以上一段
以众逆去，声楚欲以兵众
容从去，声者请然去声。

天津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汇评详注古文观止 / (清) 吴楚材, (清) 吴调侯注
; 韩欣整理. -- 天津 :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10.7
ISBN 978-7-80696-852-9

I. ① 汇… II. ① 吴… ② 吴… ③ 韩… III. ① 古典散文—作品集—中国 ② 古文观止—文学研究 ③ 古文观止—注释 IV. ① H19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31559 号

责任编辑: 张 玮

汇评详注古文观止

整 理 / 韩 欣

出版人 / 刘文君

出 版: 天津古籍出版社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制 作:  锋点文化

印 刷: 北京彩虹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16

印 张: 53

字 数: 869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696-852-9

定 价: 158.00 元 (全二卷)

前言

《古文观止》是自清代以来最为流行的古代散文选本之一。散文是与诗歌、小说、戏剧并称的一种文学体裁。我国古代，为区别于韵文、骈文，凡不押韵、不重排偶的散体文章，包括经、传、史书在内，一律称之为散文。散文是最自由的文体，没有任何的束缚及限制，是中国最早出现的行文体例。散文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一是先秦散文。包括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诸子散文以论说为主，如《论语》《孟子》《庄子》；历史散文是以历史题材为主的散文，凡记述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文章和书籍都是历史散文，如《左传》。二是两汉散文。西汉时期的司马迁的《史记》把传记散文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东汉以后，开始出现了书、记、碑、铭、论、序等个体单篇散文形式。三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文章多讲求声律，形成骈俪文体，《水经注》、《洛阳伽蓝记》不同凡响。四是唐宋散文。中唐韩愈、柳宗元领导了古文运动，“文起八代之衰”。北宋时，欧阳修力倡古文，苏氏父子等人互相应和，古文日渐占领文坛。在古文运动的推动下，散文的写法日益繁复，出现了文学散文，产生了不少优秀的山水游记、寓言、传记、杂文等作品，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也在此时涌现。五是元明清时期。散文基本上继承发展了唐宋古文运动的精神。明代出现了前后七子的复古派，反对复古的唐宋派，主张性灵的公安派等等，出现了归有光等散文大家。清代散文以桐城派为代表，注重“义理”的体现。桐城派代表作家姚鼐对我国古代散文文体加以总结，分为13类，包括论辩、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说、箴铭、颂赞、辞赋、哀奠等。

《古文观止》是清人吴楚材、吴调侯于康熙三十三年（1694）选定的，最初刊行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吴楚材、吴调侯为叔侄二人，生于浙江山阴（今绍兴市）。二吴长期设馆授徒，此书是为学生编的教材。“观止”一词，出自《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吴公子季札在鲁国观看周代乐舞，当看到《韶箴》时，便赞叹道：“观止矣，若有他乐，吾不敢请已。”吴楚材、吴调侯把“观止”用来作书名，意为所选的文章，就是人们所能看到的最好的、尽善尽美的文章了。《古文观止》所选之文上起先秦，下迄明末，大体反映了先秦至

明末散文发展的大致轮廓和主要面貌。其中包括《左传》34篇，《国语》11篇，《公羊传》3篇、《礼记》6篇，《战国策》14篇，韩愈文17篇，柳宗元文8篇，欧阳修文11篇，苏轼文11篇，苏辙文3篇，王安石文3篇……共220篇，分为12卷。所选文章注重题材和文体风格的多样性，不仅有史传、论说文，还有见闻札记、山水游记、杂文小品和其他应用文，大体上反映出我国古代文章绚丽多姿的面貌，反映出编者眼光的细致和周到。除此之外，还编选了少量历代传诵的著名骈文和韵文。文章在编排上，以时代为序，眉目清楚，文章篇幅短小精悍，文辞优美，代表了各个时代作家创作的巅峰。《古文观止》篇幅适当，它本身的鲜明特点与突出优势使它在问世后的300多年里，成为最流行、最通俗、最广为人知、最有影响的初学古文选本，常作为私塾及学堂的启蒙读本，海内风行。

此外，吴楚材、吴调侯还对这些散文作了评注。其中，名物典制文字的注释部分比较疏略，而对文章结构的分析和对艺术性的总评部分则比较精彩。

《古文观止》各篇中间散见的对文章结构的分析评语，借用了八股文的结构分析方法，但并没有死搬硬套，而是在对文章进行了细心的分析揣摩之后，才灵活地运用术语进行批评。这些评语总是具体而微，容易启发人的联想。有时是从文章的句法和用字入手进行分析，有时又从文章的写法结构上入手进行分析，他们既很重视文章须有真情，也很懂得作者的身世思想与作品的内容风格的联系。总之，这些评语大都比较贴切、精彩。

康熙三十三年，吴楚材、吴调侯编成此书之后，便寄一部给当时正“统帅云中（今山西大同）”的长辈吴兴祚，吴兴祚大为赞赏，便作一序，并令刻板印行。后来，乾隆五十四年（1789）映雪堂本就是用这个本子为底本刻印的，映雪堂本校勘很精，流传也很广。本书即是根据映雪堂本整理的，同时保留了原刻本吴楚材、吴调侯的夹注夹评和篇后总评，以便更好地体现原刻本的风貌。另外，为了方便读者阅读和理解，我们在每一篇文章原文之前均加了题解，就该文的成文背景或题旨等作一诠释。并针对历代学者对本书所选文章的评说，择其精要者汇集于原文之后。本书参考了中华书局1987年版安平秋先生点校本和其他一些版本，改正了原刻本古文中的一些误字，并将白话译文附于原文之旁，评注文字均用红色小号文字标出，位置不变，非常便于参考研究。

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得到北京、河北、内蒙、山东等地朋友的大力相助，在此向这些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由于整理者学识有限，书中错误疏漏定所难免，希望广大读者及专家不吝指教。



目 录

原序..... 1

卷一 周文

郑伯克段于鄢（隐公元年）..... 3
周郑交质（隐公三年）..... 9
石碏谏宠州吁（隐公三年）..... 12
臧僖伯谏观鱼（隐公五年）..... 16
郑庄公戒飭守臣（隐公十一年）..... 19
臧哀伯谏纳郕鼎（桓公二年）..... 24
季梁谏追楚师（桓公六年）..... 27
曹刿论战（庄公十年）..... 30
齐桓公伐楚盟屈完（僖公四年）..... 34
宫之奇谏假道（僖公五年）..... 37
齐桓下拜受胙（僖公九年）..... 40
阴飴甥对秦伯（僖公十五年）..... 42
子鱼论战（僖公二十二年）..... 44
寺人披见文公（僖公二十四年）..... 47

介之推不言禄（僖公二十四年）..... 50
展喜犒师（僖公二十六年）..... 53
烛之武退秦师（僖公三十年）..... 57
蹇叔哭师（僖公三十二年）..... 60

卷二 周文

郑子家告赵宣子（文公十七年）..... 63
王孙满对楚子（宣公三年）..... 67
齐国佐不辱命（成公二年）..... 69
楚归晋知罃（成公三年）..... 73
吕相绝秦（成公十三年）..... 77
驹支不屈于晋（襄公十四年）..... 83
祁奚请免叔向（襄公二十一年）..... 87
子产告范宣子轻币（襄公二十四年）90
晏子不死君难（襄公二十五年）..... 94
季札观周乐（襄公二十九年）..... 98
子产坏晋馆垣（襄公三十一年）..... 103
子产论尹何为邑（襄公三十一年）. 107
子产却楚逆女以兵（昭公元年）..... 111
子革对灵王（昭公十二年）..... 114
子产论政宽猛（昭公二十年）..... 118
吴许越成（哀公元年）..... 122

卷三 周文

祭公谏征犬戎（周语上）..... 125
召公谏厉王止谤（周语上）..... 129
襄王不许请隧（周语中）..... 133
单子知陈必亡（周语中）..... 136
展禽论祀爰居（鲁语上）..... 142
里革断罟匡君（鲁语上）..... 145

敬姜论劳逸（鲁语下）	148
叔向贺贫（晋语八）	151
王孙圉论楚宝（楚语下）	155
诸稽郢行成于吴（吴语）	158
申胥谏许越成（吴语）	162
春王正月（隐公元年）	165
宋人及楚人平（宣公十五年）	167
吴子使札来聘（襄公二十九年）	170
郑伯克段于鄢（隐公元年）	173
虞师晋师灭夏阳（僖公二年）	175
晋献公杀世子申生（檀弓上）	179
曾子易箦（檀弓上）	181
有子之言似夫子（檀弓上）	183
公子重耳对秦客（檀弓下）	186
杜蒧扬觶（檀弓下）	188
晋献文子成室（檀弓下）	190

卷四 秦文

苏秦以连横说秦	192
司马错论伐蜀	198
范雎说秦王	202
邹忌讽齐王纳谏	205

颜觸说齐王	208
冯煖客孟尝君	210
赵威后问齐使	216
庄辛论幸臣	220
触詔说赵太后	223
鲁仲连义不帝秦	227
鲁共公择言	233
唐雎说信陵君	236
唐雎不辱使命	238
乐毅报燕王书	240
李斯谏逐客书	246
卜居	251
宋玉对楚王问	255

卷五 汉文

五帝本纪赞	258
项羽本纪赞	260
秦楚之际月表	263
高祖功臣侯年表	265
孔子世家赞	268
外戚世家序	271
伯夷列传	273





管晏列传.....	278
屈原列传.....	283
酷吏列传序.....	289
游侠列传序.....	292
滑稽列传.....	296
货殖列传序.....	299
太史公自序.....	303
报任安书.....	308

卷六 汉文

高帝求贤诏.....	318
文帝议佐百姓诏.....	320
景帝令二千石修职诏.....	322
武帝求茂材异等诏.....	324
贾谊过秦论上.....	327
贾谊治安策一.....	333
晁错论贵粟疏.....	340
邹阳狱中上梁王书.....	344
司马相如上书谏猎.....	351
李陵答苏武书.....	354
路温舒尚德缓刑书.....	361
杨恽报孙会宗书.....	366
光武帝临淄劳耿弇.....	370
马援诫兄子严敦书.....	373
诸葛亮前出师表.....	376
诸葛亮后出师表.....	381

卷七 六朝唐文

陈情表.....	385
兰亭集序.....	389
归去来辞.....	392

桃花源记.....	396
五柳先生传.....	400
北山移文.....	403
谏太宗十思疏.....	407
为徐敬业讨武曌檄.....	411
滕王阁序.....	415
与韩荆州书.....	422
春夜宴桃李园序.....	427
吊古战场文.....	429
陋室铭.....	434
阿房宫赋.....	437
原道.....	442
原毁.....	449
获麟解.....	452
杂说一.....	456
杂说四.....	459

卷八 唐文

师说.....	461
进学解.....	465
圯者王承福传.....	470
讳辩.....	474
争臣论.....	478

后十九日复上宰相书	484
后廿九日复上宰相书	488
与于襄阳书	493
与陈给事书	496
应科目时气人书	499
送孟东野序	501
送李愿归盘谷序	507
送董邵南序	511
送杨少尹序	515
送石处士序	519
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	522
祭十二郎文	525
祭鳄鱼文	531
柳子厚墓志铭	534

卷九 唐宋文

驳复仇议	539
桐叶封弟辨	543
箕子碑	547
捕蛇者说	551
种树郭橐驼传	554
梓人传	558
愚溪诗序	564
永州韦使君新堂记	567
钴鉞潭西小丘记	570
小石城山记	573
贺进士王参元失火书	576
待漏院记	579
黄冈竹楼记	582
书洛阳名园记后	585

严先生祠堂记	587
岳阳楼记	591
谏院题名记	596
义田记	598
袁州州学记	601
朋党论	603
纵囚论	607
释秘演诗集序	610

卷十 宋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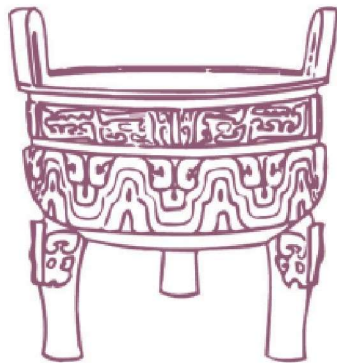
梅圣俞诗集序	613
送杨真序	617
五代史伶官传序	620
五代史宦者传论	625
相州昼锦堂记	629
丰乐亭记	633
醉翁亭记	637
秋声赋	640
祭石曼卿文	644
泂冈阡表	648



管仲论.....	652
辨奸论.....	656
心术.....	661
张益州画像记.....	664
刑赏忠厚之至论.....	669
范增论.....	674
留侯论.....	678
贾谊论.....	683
晁错论.....	687

卷十一 宋文

上梅直讲书.....	691
喜雨亭记.....	694
凌虚台记.....	698
超然台记.....	701
放鹤亭记.....	706
石钟山记.....	710
潮州韩文公庙碑.....	714
乞校正陆贽奏议进御札子.....	721
前赤壁赋.....	725
后赤壁赋.....	731
三槐堂铭.....	735
方山子传.....	739
六国论.....	742
上枢密韩太尉书.....	746
黄州快哉亭记.....	750
寄欧阳舍人书.....	754
赠黎安二生序.....	759
读孟尝君传.....	762
同学一首别子固.....	765



游褒禅山记.....	767
泰州海陵县主簿许君墓志铭.....	771

卷十二 明文

送天台陈庭学序.....	773
阅江楼记.....	776
司马季主论卜.....	781
卖柑者言.....	783
深虑论.....	786
豫让论.....	790
亲政篇.....	793
尊经阁记.....	797
象祠记.....	801
瘞旅文.....	803
信陵君救赵论.....	807
报刘一丈书.....	812
吴山图记.....	816
沧浪亭记.....	818
青霞先生文集序.....	820
蔺相如完璧归赵论.....	824
徐文长传.....	828
五人墓碑记.....	832

原 序

余束发就学时，辄喜读古人书传。每纵观大意，于源流得失之故，亦尝探其要领。若乃析义理于精微之蕴，辨字句于毫发之间，此衷盖阙如也。

岁戊午，奉天子命抚八闽、会稽章子、习子，以古文课余子于三山之凌云处。维时从子楚材，实左右之。楚材天性孝友，潜心力学，工举业，犹好读经史，于寻常讲贯之外，别有会心，与从孙调侯，日以古学相砥砺。调侯奇伟倜傥，敦尚气谊，本其家学，每思继序前人而光大之。二子才器过人，下笔洒洒数千言无懈慢，盖其得力于古者深矣。

今年春，余统帅云中，寄身绝塞，不胜今昔聚散之感。二子寄余《古文观止》一编，阅其选简而该，评注详而不繁，其审音辨字无不精切而确当。批阅数过，觉向时之所阙如者，今则赅然以喜矣。以此正蒙养而裨后学，厥功岂浅鲜哉！及命付诸梨枣，而为数语以弁其首。

康熙三十四年五月端阳日愚伯兴祚题

卷一 周文

郑伯克段于鄢（隐公元年）

《左传》

【题解】

《史记·郑世家》：庄公元年，封弟段于京，号太叔。祭仲曰：“京大于国，非所以封庶也。”庄公曰：“武姜欲之，我弗敢夺也。”段至京，缮治甲兵，与其母武姜谋袭郑。二十二年，段果袭郑，武姜为内应。庄公发兵伐段，段走。伐京，京人畔段，段出走鄢。鄢溃，段出奔共。于是庄公迁其母武姜于城颍，誓言曰：“不至黄泉，毋相见也。”居岁余，已悔，思母。颍谷之考叔有献于公，公赐食。考叔曰：“臣有母，请君食赐臣母。”庄公曰：“我甚思母，恶负盟，奈何？”考叔曰：“穿地至黄泉，则相见矣。”于是遂从之，见母。

起初，郑武公从申国娶了妻子，名叫武姜，生了庄公和共叔段。庄公是倒生的，惊吓了姜氏，所以取名叫寤生，武姜从此就厌恶他；而喜欢共叔段，要立共叔段为太子，屡次向武公请求，武公没有答应。

等到庄公继承了君位，武姜又替共叔段请求把“制”这个地方封给他。庄公说：“制，是个险要的地方，虢叔曾死在这里。别的地方，您的吩咐我都可以照办。”武姜请求把京城给他，庄公就让共叔段住在那里，叫他京城大叔。

初，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初者，叙其始也。郑，姬姓国。武公，名掘突。申、姜姓国。武姜者，姓姜而谥武也。生庄公及共叔段。共，国名。段奔共国，故名共叔。庄公寤生，寤，犹苏也。寤生，言生之难，绝而复苏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命名奇。遂恶乌故切之。一“遂”字，写尽妇人任性情况。爱共叔段，欲立之，亟器请于武公。公弗许。恶庄公而因爱段，欲立为太子。亟请者，不一请也。庄公蓄怨非一日矣。○以上叙武姜爱恶之偏，以基骨肉相残之祸。

及庄公即位，为去声之请制。制邑最险，姜请封段。公曰：“制，岩邑也，虢叔死焉。他邑唯命。”言制乃岩险之邑，昔虢叔居此，恃险灭亡，他邑则唯命是听。○庄公似为爱段之言，实恐段居制邑，太险难除。他邑虽极大，谅不若制邑之险，适可以养其骄而灭除之。“他邑唯命”四字毒甚。请京，京邑最大，姜请封段。使居之，谓之京城大泰叔。邑大可以养骄，而不除亦必易制，故使居之。大叔者，张大其名，所以张大其心也。○庄公处心积虑，主于杀弟。封邑之始，已早计之矣。

汇
评
详
注

古文观止

HUI PING XIANG ZHU GU WEN GUANG ZHI

祭偃仲郑大夫。曰：“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邑有先君之庙曰都，城方丈曰堵，三堵曰雉。雉，长三丈，高一丈。言都城不可过三百丈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同三国之一；侯伯之国，其城长三百雉。大都，三分其国之一，不过百雉也。中省都字五省国字之一；中都，五分其国之一，不过六十雉也。小九之一。小都，九分其国之一，不过三十三雉也。今京不度，非制也，京城过于百雉，不合法度，非先王之制。君将不堪。”叔段据有大邑，将为郑害，庄公必不堪也。○祭仲一梦中人。公曰：“姜氏欲之，焉烟辟同避害？”直称母姜氏而故作无可奈何语，毒声。对曰：“姜氏何厌平声之有！厌，足也。不如早为之所，或裁抑，或变置。无使滋蔓，万。○滋蔓，滋长而蔓延。蔓难图也。蔓草犹不可除，先出“蔓”字，后出“草”字，顿挫。况君之宠弟乎！”言向后即欲为之所而不能。○梦中。公曰：“多行不义必自毙。备子姑待之。”毙，败也。滋蔓自多行不义，则必自败。“待之”云者，唯恐其不行不义，而欲待其行也。庄公之心愈毒矣，而祭仲终未之知也。

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贰于己。鄙，边邑。贰，两属也。段命西、北二边之邑两属于己，果行不义也。公子吕郑大夫，字子封。曰：“国不堪贰，君将若之何？国不堪使人有携贰、两属之心，君将何处以处段。欲与大叔，臣请事之；先搆一笔。若弗与，则请除之，无生民心。”无使郑国之民生他心也。○子封又一梦中人。公曰：“无庸，将自及。”言无庸除之，将自及于祸。○庄公实欲杀弟，而曰“自毙”，曰“自及”，故为段自作自受之语，毒甚。大叔又收贰以为己邑，至于廩延。廩延，郑邑。前两属者，今皆取以为己邑，直至廩延，所侵愈多也。子封曰：“可矣。可正段罪。厚将得众。”厚，地广也。前犹贰己，故云生心；今直收贰，故云得众。○梦中。公曰：“不义不昵银入声，厚将崩。”昵，亲近也。不义于君，不亲于兄，非众所附，虽厚必崩。崩者，势如土崩，民逃身窜，直至灭亡。较“自毙”、“自及”更加惨毒矣，而子封终未之知也。

大叔完聚，完城郭、聚人民。缮甲兵，缮，治也。具卒乘，去声。○步曰卒，车曰乘。将袭郑，掩其不备曰袭。○段至此不义甚矣。然庄公平日处段能小惩而大戒之，段必不至此。

祭仲对庄公说：“都邑的城墙，周围超过三百丈，就会成为国家的祸害。先王的制度，大都邑不超过国都的三分之一，中都邑不超过五分之一，小都邑不超过九分之一。现在京城不合规定，这不是先王的制度，您将来会控制不了的。”庄公说：“武姜要这样，怎能避开祸害呢？”祭仲回答说：“武姜哪有满足的时候！不如趁早给他另外安排个地方，不要让你的势力蔓延开去。蔓延开去，就难对付了。蔓延的野草还不能铲除掉，何况是您宠爱的弟弟呢！”庄公说：“多做不义的事，一定会自取灭亡的，您且等着吧。”

不久，大叔命令西部和北部的边邑同时也听他的命令。公子吕说：“一个国家不能忍受这种两属的情况啊，您打算怎么办？如果要让位给大叔，那就请您允许我去侍奉他；如果不给，那就请除掉他，不要使老百姓二心。”庄公说：“用不着，他会自取祸殃的。”大叔进而收取这些两属的地方作为自己的封邑，一直扩展到廩延。子封说：“可以动手了。否则，土地扩大了，他就会得到很多人。”庄公说：“没有正义，就不能团结人。土地越广大，越走向崩溃。”

大叔加固城郭，积聚粮草，修造武器，充实步兵车兵，将要偷袭郑国都城，武姜也准备打开城门做内应。庄公探知他们

约定动手的日期，说：“可以行动了。”命令公子吕率领二百辆战车去攻打京城。京城的人起来反对大叔段，大叔段逃进鄆城。庄公又追到鄆地攻打他。五月二十三日，大叔逃奔到共国。

《春秋》上说：“郑伯克段于鄆。”段不守弟道，所以不说“弟”。他和庄公像两个国君，所以说“克”。称庄公为“郑伯”，是讽刺他没有教导弟弟。《春秋》说庄公早有杀弟弟的意图，而又不说段是“出奔”，是因为史官有不便明言庄公要杀弟弟的难处。

于是庄公就把武姜安顿到城颍，发誓说：“不到黄泉，不要相见了！”可是不久又后悔了。颍考叔那时正在颍谷做管理疆界的地方官，听说这件事，就去给庄公进献一些东西。庄公赏赐他食物。吃的时候，他故意挑出肉来放在一边不吃。庄公问他，他回答说：“我有老母亲，我的食物她全尝过了，只是没尝过君主您的东西，请允许我带回去给她尝尝。”庄公说：“你倒有母亲可以送，可我没有！”颍考叔说：“请问您为什么这样说？”庄公就对他说明原因，并且告诉他自己后悔了。颍考叔回答说：“这有什么好发愁的呢！若是挖条隧道，挖到了泉水，你们就在隧道里相见，谁能说不是在黄泉下相见的呢？”庄公听从了他的话。庄公走进隧道，赋诗说：“大隧道里，真是乐陶陶！”武姜走出隧道，也赋诗说：“走出隧道外，心里多畅快。”于是母子还像当初一样。

段之将袭郑，庄公养之也。夫人武姜。将启之。启，开也。言欲为内应。○妇人姑息之爱，不晓大义，故欲启段。使庄公平日，在母前能开陈大义，动之以至情，惕之以利害，夫人必不至此。夫人之启段，庄公陷之也。公闻其期，闻其袭郑之期也。○祭仲不闻，子封不闻，何独公闻？盖公含毒已久，刻刻留心，时时侦探，故独闻之也。曰：“可矣！”三字写庄公得计声口，与上“可矣”句紧照，言这遭才好伐了。郑庄公蓄怨一生，到此尽然发露，不觉一句说出来。命子封帅率车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鄆烟。○鄆，郑邑名。公伐诸鄆。既命子封伐诸京，公又自伐诸鄆，两路夹攻，期在必杀。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叙段事止此。

书曰：“郑伯克段于鄆。”经文。下释经也。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庄公养成弟恶，故曰失教。郑志者，郑伯之志，在于杀弟也。○“郑志”二字是一篇断案。不言出奔，难之也。段实出奔，而以“克”为文，明郑伯志在杀段，难言其奔也。○释经止此。下遥接前文再叙。

遂寘同置姜氏于城颍，寘，弃也。城颍，郑地。而誓之曰：“不及黄泉，无相见也！”黄泉，地中之泉也。立誓永不见母，将前日恶已爱段之忿一总发泄，忍哉！既而悔之。悔誓之过，是天性萌动。○“无相见也”以上，纯是杀机。“颍考叔”以下，纯是太和元气。“既而悔之”一句，是转杀机为太和的紧关。颍考叔郑大夫。为颍谷封人，时为颍谷典封疆之官。闻之，闻其悔也。有献于公。或献谋，或献物。公赐之食。食舍捨肉。食而舍肉，挑其问也。公问之，公问何故舍肉不食。对曰：“小人有母，只四字，妙甚。直刺人心。皆尝小人之食矣，未尝君之羹，请以遗去声之。”善于诱君，使之自然心动情发。公曰：“尔有母遗，絜衣我独无！”絜，语助也。○哀哀之音，宛然孺子失乳而啼，非复前日含毒恶声。颍考叔曰：“敢问何谓也？”佯为不知。妙。公语去声之故，公语以誓母之故。且告之悔。且告以追悔无及之意。对曰：“君何患焉！黄泉之誓，何足患焉。若阙掘地及泉，隧而相见，其谁曰不然？”隧，地道也。掘地使及黄泉，为地道以见母，便是相见于

黄泉，谁以此说为背誓也。○天大难事，轻轻便解。公从之。
公入而赋：“大隧之中，其乐洛也融融。”赋，赋诗也。“大隧”二句，公所赋诗辞。融融，和乐也。则知其前之阴毒矣。姜出而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异。○“大隧”二句，姜所赋诗辞。泄泄，舒散也。则知其前之隐忍矣。○从前一路刻毒惨伤之心，俱于“融融”、“泄泄”四字中消尽，摹写生色。遂为母子如初。叙姜氏止此。○“初”字起，“初”字结。

君子曰：左氏设君子之言以为论断也。“颍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去声及庄公。拈“爱”字妙。亲之偏爱，足以召祸；子之真爱，可以回天。《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其是之谓乎！”《诗·大雅·既醉》篇。言孝子之心无穷，又能以己孝感君之孝，而锡及其畴类也，其颍考叔纯孝之谓乎！○引《诗》咏叹作结，意致冷然。

【末评】

郑庄志欲杀弟，祭仲、子封诸臣，皆不得而知。“姜氏欲之，焉辟害”、“必自毙，子姑待之”、“将自及”、“厚将崩”等语，分明是逆料其必至于此，故虽婉言直谏，一切不听。迨后乘时迅发，并及于母。是以兵机施于骨肉，真残忍之尤。幸良心忽现，又被考叔一番救正，得母子如初。左氏以纯孝赞考叔作结，寓慨殊深。

【汇评】

吕祖谦《东莱博议》：钓者负鱼，鱼何负于钓？猎者负兽，兽何负于猎？庄公负叔段，叔段何负于庄公？且为钩饵以诱鱼者钓也，为陷阱以诱兽者猎也，不责钓者而责鱼之吞饵，不责猎者而责兽之投阱，天下宁有是耶？庄公雄猜阴狠，视同气如寇仇，而欲必致之死；故匿其机而使之狎，纵其欲而使之放，养其恶而使之成。甲兵之强，卒乘之富，庄公之钩饵也；百雉之城，两鄙之地，庄公之陷阱也。彼叔段之冥顽不灵，鱼尔？兽尔？岂有见钩饵而不吞，过陷阱而不投者哉！导之以逆而反诛其逆，教之以叛而反讨其叛，庄公之用心亦险矣。

金圣叹《天下才子必读书》：通篇要分认其前半是一样音节，后半是一样音节。前半，狱在庄公，姜氏只是率性偏爱妇人，叔段只是娇养失教子弟。后半，功在颍考叔，庄公只是恶人到贯满后，却有自悔改过之时。

林云铭《古文析义》：考《郑风·叔于田》二诗，称段多材好勇，国人爱之，亦不过纨

君子说：颍考叔真是纯孝的了。爱他的母亲，还扩大到庄公。《诗经》说：“孝子的孝没有穷尽，永远赐给你的同类。”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吧。



◆颖考书劝孝◆

袴骄痴习气、驰马试剑伎俩耳。无论其他，即封京之后，既值危疑之际，乃公然贰两鄙，收两鄙，且及廩延，而谓公不知乎？抑谓公知而不忘乎？此病狂丧心之举，虽至愚者不为也。其无曲沃兼翼大手段，可知矣。然则庄公何以必杀之而后快？盖庄公，猜刻残忍人也。于怨弟久矣。“请制”、“请京”，弓影之疑，都认作有心轧己。因思不陷段于恶，必不能及其母而快其私。故祭仲之说行，犹可以全兄弟之义也，而公弗愿；子封之说行，犹可以全母子之恩也，而公弗欲。直伺其修战守之备，有涉于篡夺形迹，毋论袭郑不袭，有期无期，只消用两个“将”字，一个“闻”字，便把夫人一齐拖入浑水中，无可解救，此公之志也。夫以段之骄蹇无状，全无国体，衿臂之谋，不必深辩。乃夫人处深宫严密之地，且当庄公刻刻堤防之际，安能与外邑定期，向国门作内应耶？段既走死，公随以罪段者罪母，废置边城，而出重誓绝之，所以示其平昔爱段种种，皆适以祸段且自祸也，快心极矣！惟是秦太后以缪毒被迁，比之姜氏，罪大而情确，时谏死者二十七人，茅焦且继之。姜氏乃莫须有之事耳，而郑臣如祭仲、子封辈未闻一言，直待颖考叔就誓言中寻个迁就之法，幸复母子之旧，而后知

公积怨必不可回。黄泉之誓，不但绝母，且藉以杜諫臣之口也。通篇只写母子三人，却扯一局外之人赞叹作结，意以公等本不孝，即末后二着，亦是他人爱母施及，与公无与，所以深恶之。此言外微词也。

浦起龙《古文眉诠》：经曰“克段”，传推恣母，弟段只中间轻递，故知篇主在母姜也。左氏自述所闻，深著郑罪，以传补经，写一幅梟獍小照。

余诚《重订古文释义新编》：骨肉之际，惟宜以真情相与，不容一毫虚伪于其间也，岂第不可怨母杀弟而已哉？不韦而父母僻溺，昆季乖违，务必委婉绸缪，曲意维持。俾得回心向道，同归善域；如虞舜之克谐烝义，乃无歉于为子为兄之道；武姜因寤生而恶庄公，而爱叔段。其爱恶原极糊涂轻浅。非有人不可解之故。但其欲立叔段，则不欲立庄公可知；迨至庄公即位，而为叔段请制、请京，甚且将启为内应，武姜之僻溺亦已极矣，然而未至如舜母之器也。叔段多才好勇，一纨绔子也。其貳西北鄙、收二邑至廩延，则更愚呆。盖居京之后，正当敛迹之时，胡乃放肆至此也！若完缮而欲袭郑，则几乎杀郑庄矣。然亦未如象之傲日以杀舜为事也。夫以器母傲弟，舜且处之，各得其所。则为郑庄者，何难保全母子兄弟之情？况舜之母，后母也；象，异母弟也。姜则生母，段则同胞弟。处此当更有易焉者，而庄公乃令骨肉残伤若是。是盖缘郑庄残忍性成，君臣母子昆弟间无一可告无罪者也。父母恶之，劳而不怨。天下无不是的父母，母纵有无端之恶，自可婉转顺受，以俟其自悟。积而至于将启，虽由其溺所致，而郑庄之不孝已明矣。段而素无杀兄之心耶？段而素有杀兄之心，亦当如舜之封象于有庾，便为处之得其所矣。胡乃使之居京，尊为大叔以侈之，使纵其情而无所忌憚，渐而至于将袭郑乎？且郑庄既立，则其于段也，虽兄弟而有君臣之谊，杀之以纳于正，奚不可者？然则段之将袭，姜之将启，不皆郑庄之罪耶？盖自姜恶庄爱段，郑庄早已有无限愤恨，即欲置母与弟于死地而后快。此志一定，孰得而转移之？所以举朝皆热心亟谏，而郑庄偏自闲冷，及至将袭、将启，而后母与弟一齐发落。后来母子如初，全赖考叔一番作用。其悔也，或亦良心不昧，然终恐愤恨来必尽平。况当日但闻掘隧见母，未闻反弟与国，安在其果真悔也？视虞舜之处骨肉，殊不啻天渊之悬绝矣。左氏体认《春秋》书法微旨，断以“失教、郑志”，通篇尽情发明此四字。以简古透快之笔，写惨刻伤残之事，不特使诸色人须眉毕现，直令郑庄狠毒情性，流露满纸。千百载后，可以洞见其心。真是鬼斧神工，非寻常笔墨所能到也。其“实字法”“句法”“承接法”“衬托法”“摹写法”“铺叙断制法”“起伏照应法”——金针度与。固宜吕东莱谓为“十分笔力”，吴荪右称以“文章之祖”也。

过珙《详订古文评注全集》：叔段到底不过一骄弟耳，稍裁抑之，庸詎知不恭于兄？曰“姑待”、曰“无庸”，是谁氏之酿成之也？及后母子如初，而不闻反弟于国，悔犹得半而失半也。郑伯始终其忍人乎哉！